

談談清華簡用爲 “五行相勝”的“勝”字^{*}

沈 培

2010 年底，本人收到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寄來的《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釋——紀念譚樸森先生逝世兩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一書，^{〔1〕}看到書中收有廖名春先生的大作《郭店簡“匄”、上博簡“匄”字新釋》（第 225—228 頁），其中有一段文字對尚未發表的清華簡的一個字作了介紹，引起了筆者的注意。廖先生在文章的開頭說：

傳世文獻裏“五行相克（剋）”、“土克（剋）水”、“水克（剋）火”、“火克（剋）金”、“金克（剋）木”之“克（剋）”字，在清華所藏楚簡中，皆寫作“匄”，也就是“訇”。其寫法、字音雖和“克（剋）”明顯有別，但意義則相同，無疑當訓爲剋，指克制、壓制。（第 225 頁）

廖先生就是根據上引文中所揭示的現象和觀點，對郭店簡《唐虞之道》簡 27 的“匄”和上博簡《孔子詩論》簡 22 的“匄”字進行了討論。

從上面引文可以看出，廖先生並沒有把清華簡的“匄”和“克”看成一個字，只是認爲“匄”當訓爲“克（剋）”，義指“克制、壓制”。那麼，這個“匄”到底應該讀爲哪個詞呢？廖文其實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。

廖文是參加 2009 年 6 月 13—14 日舉行的紀念譚樸森先生逝世兩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，當時就收在會議所用的論文集裏。筆者曾躬逢盛會，手頭也有會議所

^{*} 本文初稿曾以《尚賢》之名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中心網站發佈（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rcshow.asp?src_id=1336，2010 年 12 月 24 日）。發佈之後，網友有所補正，本人也有補充。此次正式發表，正文部分基本未作改動，相關補正意見以“補記”形式附在文末。

〔1〕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。

用的論文集，但也一直沒有注意廖先生在文中對清華簡的介紹。從那時到現在，已逾一年又半載，本人還沒有看到學者們對這個字進行過討論。現在廖文已正式發表，似乎也沒有看到廖先生對文中的看法作出補充論證或修正。

其實，根據現有的材料和研究情況，是可以推知清華簡裏的“匄”應當怎麼讀的。我們認爲，“匄”當讀爲“勝”。下面就簡單說明一下理由。

“匄”字从言勻聲，“勻”上古音屬余母真部。“勝”上古音屬書母蒸部。我們雖然沒有看到“匄”與“勝”直接通用的實例，但可以看到不少有關係的現象和例子。

首先看聲母。余母和書母關係密切，不少學者都曾指出過此點，爲求方便，我們不準備羅列各家說法，只舉幾個大家所熟知的實例來介紹一下。

从“台”得聲的字，“怡”、“貽”、“飴”是余母字，當第一人稱代詞用的“台”也是余母字；而“始”則是書母字。古文字中从“台”之字甚多，讀爲“始”的例子甚多。〔1〕

从“失”得聲的字，“佚”、“洸”、“軼”是余母字，而“失”本身是書母字。古文字中有用“失”爲“佚”的例子。〔2〕

从“兑”得聲的字，“悅”、“閱”是余母字，而“稅”、“輓”、“說”是書母字。古書和古文字資料中“說”讀爲“悅”以及“兑”或从“兑”得聲的字讀爲“悅”之例甚多。〔3〕

从“俞”得聲的字，“逾”、“愉”、“瑜”、“榆”、“渝”、“諭”是余母字，“俞”本身也是余母字，“輸”是書母字。詛楚文即用“輸”爲“渝”。〔4〕

从“予”得聲的字，“好”、“仔”是余母字，“抒”、“紓”是書母字。“舒”是書母字，“舍”、“予”皆聲，“舍”是書母字，“予”是余母字。戰國文字中用“豫”爲“舍”。〔5〕“豫”是余母字。

再看韻部。“勝”是蒸部字，所从聲旁“朕”是侵部字。通過近年來大家對戰國文字資料特別是戰國竹書的研究，上古音中蒸、侵二部字與文部字有密切關係，逐漸得到了大家的公認，其例子已經發現了不少，相信今後會有更多的發現。蒸、侵二部與

〔1〕這方面的文章比較多，較新的文章有施謝捷《說“勻(𠂔)及相關諸字》(載《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釋——紀念譚樸森先生逝世兩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)，可以參看。

〔2〕參看王輝：《古文字通假字典》第601—602頁，中華書局2008年。

〔3〕同上注，第637—638頁。

〔4〕同上注，第145頁。

〔5〕單育辰：《談晉系用爲“舍”之字》(載《簡帛》第四輯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)對此用字現象有比較全面的介紹和討論，可以參看。

真部字相通的例子也有不少,學者們陸續已經指出。^{〔1〕}這裏僅舉幾個反映“勝”字與真部字相通的例子。

“勝”从“朕”聲,“朕”从“夂”聲。上文提到的李家浩、楊澤生兩位先生的文章就集中舉了幾個从“夂”聲的字與真部字相通的例子,他們說:

《儀禮·士喪禮》“兩簋無勝”,鄭玄注:“古文‘勝’爲‘旬’。”《禮記·聘義》“天下有事,則用之於戰勝”,鄭玄注:“勝,或爲‘陳’。”《史記·酷吏列傳·周陽由》“由後爲河東都尉,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”,司馬貞《索隱》引《風俗通》云:“勝屠,即申屠。”《莊子·盜跖》“申子不自理”,陸德明《釋文》作“勝子自理”,說:“本又作‘申子自理’。”“勝”和“勝”並从“夂”得聲,而“旬”、“陳”、“申”皆屬真部字。^{〔2〕}

李、楊兩位先生的文章把上博簡《鬼神之明》的“送孟公”讀爲“秦穆公”,對這一難解的人名作了很好的解釋,也爲蒸部字與真部字相通提供了又一個佳例。

何琳儀《戰國古文字典》在“邠”下收《古璽彙編》第2238號印文“邠邠守”,^{〔3〕}何氏解釋說:

晉璽“邠邠”,讀“屈申”,地名。《管子·立政》“以時鈞脩焉”,《荀子·王制》鈞作順。《釋名·釋地》“坤,順也”是其旁證。

這可以看作从“勻”聲之字與“申”通用的例子。上面我們所引李、楊兩位先生文中也有“勝”與“申”相通的例子。可見“勝”與从“勻”聲之“邠”當聲近,清華簡的“勝”寫作从“勻”聲之“旬”,與此可以類比。

另外,從其他一些用字的現象也可以看出,从“夂”得聲的“勝”與从“旬”或从“勻”(“勻”本以“勺(旬)”爲聲)^{〔4〕}之字的關係密切。

上博簡《緇衣》讀爲“憇”之字从“心”、从“夂”聲。古書常以“遜”表“憇”。段玉裁《說文解字注》“憇”下說:“凡遜遁字从辵。今人遜專行而憇廢矣。《學記》:‘不陵節而

〔1〕參看劉國勝:《信仰長臺關楚簡〈遺策〉編聯二題》,《江漢考古》2001年第3期。下面兩篇文章對此現象有比較多的介紹和討論,也可以參看:①沈培:《上博簡〈緇衣〉篇“憇”字解》,饒宗頤主編:《華學》第六輯,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;又載謝維揚、朱淵清主編:《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》,上海大學出版社2004年。②李家浩、楊澤生:《談上博竹書〈鬼神之明〉中的“送孟公”》,《簡帛》第四輯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。

〔2〕參看上引李家浩、楊澤生文第180頁。

〔3〕參看何琳儀:《戰國古文字典——戰國文字聲系》第1112頁,中華書局1998年。璽印編號原誤爲2328,茲從此書2004年9月重印時所附程燕《〈戰國古文字典〉訂誤》改正。

〔4〕參看林澐:《釋昫》,《林澐學術文集(二)》第188頁,科學出版社2008年。

施之謂遜。’劉向書作遜，此未經改竄之字也。《論語》：‘孫以出之。’‘惡不孫以爲勇者。’皆遜之段借。”“遜”與“恂”有通用的例子。朱駿聲《說文通訓定聲》“遜”下曰：“《劉修碑》：‘其於鄉黨，遜遜如也。’《論語》作恂。”（又見朱書“恂”字下說解）王念孫《廣雅疏證》曰：

《論語·鄉黨》篇：“恂恂如也，似不能言者。”王肅注云：“恂恂，溫恭之貌。”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：“恂恂似不能言者。”《索隱》云：“或本作逡逡。”《李將軍傳》云：“悛悛如鄙人，口不能道辭。”卷一云：“悛，敬也。”漢《祝睦後碑》云：“鄉黨逡逡。”《劉脩碑》云：“其於鄉黨，遜遜如也。”竝字異而義同。〔1〕

又，从“夂”得聲的“徇”，《說文》說“古文以爲‘訓’字”。而“旬”與“巡”有通用關係。《管子·入國》：“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政。”尹知章注：“旬即巡也。”《爾雅·釋言》：“宣、徇，徧也。”《釋文》：“張揖《字詁》：‘徇，今巡。’”〔2〕類似的例子還有“徇與紉”、“荀與順”的通用關係。〔3〕

以上例證找得很不全面，相信還可以找出更多的例子。但雖然這樣，有了這些例證，我們認爲，把清華簡的“旬”讀爲“勝”，大概是没有多大問題的。古書中“五行相克”固然常見，“五行相勝”也同樣常見。“土勝水”、“水勝火”、“火勝金”、“金勝木”等說法隨檢即得，不煩舉例。

至於廖文所說的郭店簡《唐虞之道》簡 27 的“旬”和上博簡《孔子詩論》簡 22 的“旬”字，大概也不能按照廖文的去解釋。前者與同篇从“勻”之字有別，已有學者指出此字並不从“勻”，其釋讀意見在學者之間比較分歧。〔4〕由於它跟清華簡的“旬”字大概並非一字，這裏暫且不論。後者與清華簡之字確是一字，但因爲此字所在簡文“旬又情”與《詩經》的“洵有情”可以對照，讀爲“洵”當無可疑。〔5〕

知道了“勝”與从“勻”聲或从“旬”聲之字的關係，不由地讓我們想起《墨子》裏的一段話。《墨子·明鬼下》中有下引一段話：

〔1〕王念孫：《廣雅疏證》第 176 頁，中華書局 1983 年。又參看張儒、劉毓慶《漢字通用聲素研究》“〔孫通勻〕”等條，第 954 頁，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2 年。

〔2〕又可參看王念孫《廣雅疏證》“徇，巡也”條，第 145 頁。

〔3〕參看高亨纂著、董治安整理：《古字通假會典》第 80—81 頁，齊魯書社 1989 年。

〔4〕可參看林志鵬《郭店楚墓竹書〈唐虞之道〉重探》一文的介紹。林文載《楚地簡帛思想研究（三）》，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7 年。

〔5〕筆者認爲，對《孔子詩論》此條簡文的去理解，彭裕商先生的去理解比較有道理。參看彭裕商：《上博竹書〈孔子詩論〉札記二則》第 264—265 頁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二十六輯，中華書局 2006 年。

且惟昔者虞夏商周，三代之聖王，其始建國營都，日必擇國之正壇，置以爲宗廟；必擇木之修茂者，立以爲菡位；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，以爲祝宗；必擇六畜之勝腴肥倅毛以爲犧牲。

馮勝君先生對這一段話作過很好的研究。^{〔1〕}上引最後一句話，馮先生認爲應該讀爲：“必擇六畜之腴肥倅(粹)毛(屯)，以爲犧牲。”其中以“毛”爲“屯”的訛字，是馮文的發現，他認爲在句子裏讀爲“純”；“粹純”在這裏似指牲畜毛色純一。馮文同意舊以“勝”爲衍文之說，並解釋說：

爲什麼說“勝”字是衍文呢？我們認爲“勝”與“腴”在意義上有相通之處，“勝”本來是“腴”的注文，後人不察，誤入正文。孫詒讓注中引《素問》王冰注“勝者，盛也”，而“腴”字也可訓爲“盛”，如《廣雅·釋詁》：“腴，盛也”，二字同訓。又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：“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，則教志勝而行不僻矣。”高誘注：“勝或作遯。”“勝”與“遯”同義，此處的“遯”不應訓爲“逃”，而是應該讀爲“腴”，是豐滿盛大的意思。“遯”、“腴”古音極近，如“遯”、“遁”就是一對同源詞。

現在看來，馮先生對句子的讀法及文義的解釋是很正確的，但對於“勝”字如何看待，似乎可以略作修正。通過上文的討論，我們知道，“勝”與从“旬”聲之字關係密切，而“循與巡”、“循與恂”也都是古書中出現過的相通的例子。^{〔2〕}那麼，“勝”讀爲“腴”是完全可能的。如此，則上引《墨子》裏的“腴”的作用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，它應該看作是對“勝”字的釋讀，作注者大概就是要告訴讀者，這裏的“勝”當讀爲“腴”。也就是說，也許《墨子》的原文就是“勝”，“腴”才是注語，後來竄入了正文。至於上面馮文所引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“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，則教志勝而行不僻矣”裏的“勝”，有異文作“遯”，也是“勝”與文部字相通的例子，可作我們前文所舉相關之例的一個補充。高誘注“教志勝”義爲“言己之教志去也”，^{〔3〕}顯然也是以“勝”爲“去”意。前人不明“勝”與“遯”的關係，又往往誤解“勝”爲“勝敗”之“勝”或“強盛”之“盛”，因而對此句多有異說。^{〔4〕}

〔1〕參看馮勝君《二十世紀古文獻新證研究》“附錄二 古書中‘屯’字訛爲‘毛’字現象補證”，齊魯書社 2006 年。馮文又載《古文字研究》第二十四輯，中華書局 2002 年。

〔2〕參看高亨纂著、董治安整理《古字通假會典》第 132 頁。

〔3〕見張雙棣：《淮南子校釋》第 732 頁，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7 年。

〔4〕《文子·九守》作“五藏能屬於心而無離，則氣意勝而行不僻。”顯然也是不明“勝”義而將其誤解爲“盛”，於是又將前面的“教志”改說爲“氣意”。

現在看來，這一句話就應該讀爲“悖志遯而行不僻矣”，〔1〕高注大概就是這麼理解的。

最後提一下，上文所舉蒸部字跟文部字或真部字有通用的例子，除了所用語言主體爲楚語成分的資料外，有的明確是主體爲齊語成分的資料，這似乎說明這一語音現象在戰國中晚期是楚方言、齊方言的一個特色。雖然相關現象還有待於進一步的研究，但無論如何，這對於研究戰國時代的方言是有幫助作用的，對於判斷戰國竹書的底本屬於哪一國別也是有幫助作用的。

2010 年 12 月 23 日初稿

附記：程少軒兄幫我改正了文中的幾處錯誤，謹此致謝！

補記：

一、拙文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發佈後，“海天”先生在評論中指出，廖名春先生的文章曾在該網站發佈（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rcShow.asp?Src_ID=865，2009 年 8 月 7 日）。“月有暈”先生曾在廖文後評論說：

懷疑清華簡中的“𡗗”讀作“勝”。傳世文獻中常見“木勝土，土勝水，水勝火，火勝金，金勝木”。“勝”雖爲蒸部字，但也有與真部相通的例子。（沈培：《上博簡〈緇衣〉篇“悉”字解》，謝維揚、朱淵清主編：《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》，第 135 頁，上海大學出版社，2004 年。）

由此可見，拙文當中說至今沒有學者討論過這個字，這是不正確的。本人沒有注意到廖文已在網上發佈，也沒有注意到“月有暈”先生已有讀爲“勝”的看法，這是不應該的，謹向“月有暈”先生及讀者致歉。拙文只能當作對此說的補充論證。感謝“海天”先生的提醒。“海天”先生和“such”先生還針對“𡗗”與“勝”能夠相通補充了幾個相近的字例，讀者可以參看。

二、本文曾於 2010 年 12 月 28 日在所發佈的小文後補充說：

還可以補一個大家熟悉而又有點意思的例子。

“荀卿子”（即荀子）又作“孫卿子”，《荀子》書中就屢屢自稱“孫卿子”。一般以爲

〔1〕“敦”當讀爲“悖”，前人已言之，參看張雙棣《淮南子校釋》第 733 頁引李哲明、馬宗霍等人語。楊樹達先生亦有此說，參看楊樹達《淮南子證聞》第 60 頁，收入《楊樹達文集》之《淮南子證聞 鹽鐵論要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。“悖”訓“亂”、“逆”，古人言“政亂而行僻”（《晏子春秋·內篇·諫上》）、“君不道順而行僻”（《晏子春秋·內篇·諫下》），可見“亂”、“不順”與“行僻”是相關的。此皆可證“悖志遯而行不僻”的讀法是正確的。

避漢宣帝之名改“荀”爲“孫”。謝墉《荀子序》說：

荀卿又稱孫卿。自司馬貞、顏師古以來相承以爲避漢宣帝諱改“荀”爲“孫”。考漢宣名詢。漢時尚不諱嫌名，且如後漢李恂與荀淑、荀爽、荀悅、荀彧，俱書本字。詎反於周時人名見諸載籍者而改稱之？若然，則《左傳》自荀息至荀瑶多矣，何不改耶？且即《前漢書》任敖、公孫敖俱不避元帝之名驚也。蓋“荀”音同“孫”，語遂移易。如荆軻在衛，衛人謂之慶卿；而之燕，燕人謂之荆卿。又如張夏爲韓信都，《潛夫論》云：“信都者，司徒也。俗音不正，曰信都，或曰申徒，或勝屠。然其本一司徒耳。”然則“荀”之爲“孫”，正如此比。以爲避宣帝諱，當不其然。（見《諸子百家叢書·荀子》第2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。又見王先謙《荀子集解》“攷證上”，第14頁，中華書局1988年。王氏書已收錄謝序，但書中第一次注“孫卿子”之名時，仍說“漢宣帝名詢，劉向編錄，故以荀卿爲孫卿也”，實不該。見王書第117頁。但王氏在《漢書補注·藝文志》“孫卿子三十三篇”下引謝墉和胡元儀說後加案語說：“胡氏說尤塙。荀書《議兵篇》稱‘孫卿子’，此自著其氏也。《國策》、《風俗通》並作‘孫卿’。卿者，尊美之稱。劉向云蘭陵人喜字爲‘卿’，以法孫卿也。蓋若今人自稱‘甫’矣。”筆者按：胡元儀原語是：荀姓，郇伯之後，以國爲氏。又稱孫者，蓋郇伯公孫之後以孫爲氏也。《潛夫論·志姓氏篇》：王孫氏、公孫氏，國自有之孫氏者，或王孫之班，或公孫之班也。是各國公孫之後皆有孫氏矣。郇也，孫也，皆是也。如陳公子完奔齊，《史記》稱田完。其後陳恒亦云田常，陳仲子亦云田仲，陳駢亦云田駢。田、陳皆氏，故兩稱之。）

謝說甚是。“荀卿子”作“孫卿子”當在戰國晚期即如此，《荀子》書中的“孫卿子”並非漢人所改。我們在文中已提到从“弁”之字與从“孫”聲的“慇”通，這裏又看到从“旬”聲的“荀”與“孫”通，當然也是“勝”與“匄”相通的一個很好的證據。

隨後，“蒿耳”先生補充說：

謝說蓋本《日知錄》。《日知錄》卷二十七：“《楚元王傳》：孫卿。師古曰：荀況，漢以避宣帝諱改之。按漢人不避嫌名，荀之爲孫，如孟卯之爲芒卯，司徒之爲申徒，語音之轉也。”

本人隨後補充說：

謝謝蒿耳先生補充顧炎武的說法。據謝墉《荀子序》，上引看法當是他自己的，大概正所謂“英雄所見略同”吧：

此書自來無解詁善本。唐大理評事楊倞所注，已爲最古，而亦頗有舛誤。向知同年盧抱經學士勘核極爲精博，因從借觀。校士之暇，輒用披尋。不揆禱昧，間附管窺，皆楊氏之誤，抱經不我非也。其援引校讎，悉出抱經。參互考證，往復一終，遂得蕝事。以墉譾陋，誠不足發揮儒術。且不欲攘人之美，而抱經頻致書屬序，因舉其大要，略綴數語於簡端，並附著書中所未及者二條於左云。

我們所引的正是“二條”中的一條。謝氏自言“不欲攘人之美”，可見他並無依傍。但他不知顧氏之說，未免大意。至於筆者不知，確實難逃淺陋之譏。

三、拙文據何琳儀先生意見將《古璽彙編》第 2238 號印文讀爲“屈申守”，“llaogui”先生認爲，吳振武先生曾提示，印文原作“鄙=郇=守”，故何說恐不確。姑記於此，以待進一步研究。

2012 年 10 月補記

(沈培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)

